



铁血文库



西方步兵战术的教科书 最具影响力的上尉回忆录
二战名将回忆录 FAMOUS WORLD WAR II MEMOIRS

INFANTRY ATTACKS

[德] 埃尔温·隆美尔◎著
曹磊◎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步兵攻击



014005615

E841
02



INFANTRY ATTACKS
步兵攻击

〔德〕埃尔温·隆美尔·著
曹磊·译



E841
02



北航

C1692345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步兵攻击 / (德) 隆美尔 著; 曹磊 译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5387-4392-0

I. ①步... II. ①隆... ②曹... III. ①陆军—战术学 IV. ①E8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42681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方伟

装帧设计 孙俪

排版制作 边永环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步兵攻击

[德] 隆美尔 著 曹磊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 × 1000毫米 1 / 16 字数 / 298千字 印张 / 20.5

版次 / 2014年2月第1版 印次 /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9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出版前言

埃尔温·隆美尔作为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军事将领，是助纣为虐的法西斯帮凶，对别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，纵然他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，也注定他必将走向失败、悲剧的一生。

《步兵攻击》于1937年出版，记录了隆美尔在一战中亲身的经历，客观详实，是研究一战史可以参考的第一手资料，尤其其他对战场上战术运用的论述，完全是纯技术性的，所以本书一经出版，就得到了二战期间盟军方面的关注，并被迅速翻译成英语，作为战术教科书进行研习，美国名将巴顿将军一直是本书的爱好者。此书后来多次再版，成为西方步兵战术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。

目前，军事发展日新月异，战争形态也有巨大的改变，但经典军事理论中所强调的以人为核心的本质没有变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，欣赏和借鉴外来有价值的东西，对丰富我们的视野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

隆美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的主要战役示意图

- a. 1914年在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运动战
- b. 1915年在法国阿戈纳地区的壕沟战
- c. 1916年突击法国孚日高地
- d. 1916—1917年在罗马尼亚的运动战
- e. 1917年在喀尔巴阡山的运动战
- f. 1917年意大利托勒敏战役
- g. 1917年10月—1918年1月，越过塔利亚门托河和皮亚韦河的追击





1916年法国战场，战壕中的德国士兵。

- 001 / 第一章 在布莱德和杜尔贡树林的战斗
- 026 / 第二章 在热斯内、德福依树林和伦贝尔库尔的战斗
- 048 / 第三章 在蒙特巴兰维尔附近的战斗
- 063 / 第四章 在夏洛特山谷的战斗
- 076 / 第五章 面对“中央”阵地和夏洛特山谷的壕沟战
- 093 / 第六章 突袭“松树瘤”阵地以及在孚日高地的战斗
- 101 / 第七章 在史库都克隘道
- 138 / 第八章 对科什纳山的首次行动
- 176 / 第九章 对科什纳山的再次攻击
- 202 / 第十章 托勒敏攻击的第一天
- 223 / 第十一章 托勒敏攻击的第二天
- 250 / 第十二章 托勒敏攻击的第三天
- 274 / 第十三章 越过塔利亚门托河和皮亚韦河的追击，

1917年10月26日—1918年1月1日

第一章

在布莱德和杜尔贡树林的战斗

第一节 出征

1914年7月31日，德国的乌尔姆（Ulm）正弥漫着浓厚的战争气氛，到处都是充满紧张而困惑的面孔，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正在迅速蔓延。从每天破晓开始，所有的布告栏都被人们团团围住，报纸的号外版更是一个接着一个。

早些时候，第49野战炮兵团所属的第4炮兵连匆忙穿过了这座古老而威严的城市，《莱茵卫士》的歌声在狭窄街道里不断回响着。

自从3月以来，我就被派到F连担任中尉排长一职。每天上午，我骑马迎着清晨明亮的阳光慢跑。完成例行操练之后，又在数以千计的热情群众簇拥下回到营房。

下午，当马匹被送回马厩之后，我终于能歇口气了。情势变得如此严峻，我渴望重新回到以前的单位——国王威廉一世步兵团（符腾堡第6团），也就是第124步兵团的第7连。那个连里的弟兄可以说都是我过去两年一手训练出来的。

所幸天遂人愿，就在这天深夜，我和勤务兵汉勒一起收拾行李，来到了我们的新驻地——魏因加滕（Weingarten）。

我们的团部设在魏因加滕的一栋老旧修道院里，整个营区活跃异常，各种野战装备正在接受战备检查。1914年8月1日，我向第7连的连部报到，并向那些将和我一起进入战场的弟兄们问好。所有年轻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兴奋、活力和期待。我心想：身为一名军官，还有什么能比指挥这样一群战士上战场和敌军厮杀更美好的事呢？

18时整，团部对我们实施战备检查。团长哈斯上校满脸严肃地检阅了我们这群穿着灰色军装的部下，然后又对我们进行动员。聆听过团长训示后正准备解散，开拔的命令就到了。一切都已成定局，热血沸腾的德国年轻人急于战斗的呐喊声，响彻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灰色修道院。

8月2日是个预示性的安息日，我们团的战前弥撒在明媚的阳光下举行。黄昏时刻，伴随着嘹亮的军乐，光荣的符腾堡第6团在欢呼声中离开驻地，乘火车向拉芬斯堡（Ravensburg）开进。与此同时，浩浩荡荡的军列正向西边集结，向受到威胁的边境前线驶去。然而令人失望的是，我却因为要带领预备队殿后的原因，必须留守驻地，晚几天才能出发。我很担心自己将会错过第一场的战斗。

8月5日，饱览祖国的崇山峻岭，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开赴前线的旅途竟是如此难以形容的令人陶醉。部队一路唱着军歌，每个车站都有人用水果、巧克力和面包卷欢迎我们。途经科尔恩韦斯泰姆（Kornwestheim）的时候，我还和家人短暂会了面。

晚上，我们越过了莱茵河。过河的时候，我看见探照灯的光柱穿过天空，搜索着敌人的飞机和飞艇。我们的歌声渐渐平息，士兵们早已不顾形象睡得东倒西歪。我在火车头里守护着蒸汽机，偶尔凝视着周围萧瑟湿热的夏夜，心中不禁思索着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。

8月6日傍晚，我们抵达了迪登霍芬（Diedenhofen）附近的科尼希马赫

恩（Königsmachern）。我们穿过迪登霍芬向路斯瓦勒（Ruxweiler）徒步行军，大家都很高兴能摆脱拥挤的军列，尽管迪登霍芬肮脏的街道、房子以及沉默的人们留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太友善。这里的一切，与我的家乡施瓦本（Schwabenland）比起来，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。

我们继续行军。入夜的时候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没过多久，我们全身就都湿透了，被雨淋湿的背包变得更加沉重。

多好的开端！虽然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，我们全排经过6个小时行军后，还是完好无损地在午夜前后抵达了路斯瓦勒。连长巴莫特中尉早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。到达目的地的我们，很快就倒在只剩下麦秆的田地里睡了过去。

第二节 在前线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艰苦的训练把我们这个战斗力出色的连队紧紧地融为一体。除了排和连的常规战术训练外，上级还特别要求我们加强一系列使用铁锹的训练内容。此外，在几个无法训练的雨天里，我指挥的排还被安排在波林根（Bollingen）地区担任警戒任务。在那里，我的几名部下因为新鲜的面包和油腻的食物而导致胃不舒服。

8月18日，我们开始向北部推进。我骑着连长的备用马匹，部队高兴地唱着歌越过了德国和卢森堡的边境。那里的人们很友善，为行进中的部队提供了水果和饮料。我们最终到达了布德斯堡（Budersberg），并在那里扎营。

冒着在法军部署在隆维（Longwy）炮兵阵地射程之内的危险，8月19日清晨，我们向西北移动抵达了达勒姆（Dahlem），搭起了帐篷宿营，歌声在之间传唱，所有的气氛和征兆都预示——第一场战斗即将爆发！而我突然患了急性肠胃炎，这带给了我很大的麻烦！连巧克力、白面包的饮食都无法缓解疼痛。

但我并不想告诉别人我身体不舒服，不愿意让人把我当成懦夫看低了。

8月20日，经过闷热的行军后，我们到达了比利时的梅勒蒂日（Meix-le-Tige）。第1营驻扎在周边，第2营维护当地治安，当地民众非常保守与沉默。万里无云的晴空虽有几架敌机出现并受到我们的对空射击，但毫无战果。

第三节 对隆维方向的侦察与初次战斗准备

第二天是个休息日。可是一大早，我和几名军官就奉命去向哈斯上校报到。他命令我们每人各自率领一支5人组成的侦察小组，越过巴朗西（Barancy）和戈尔西（Gorcy）向13公里外隆维附近的高斯（Cosnes）纵深区域进行侦察，以判明敌军阵地的部署和兵力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获准搭乘马车前往我军前沿阵地。不幸的是，当我们还在梅勒蒂日的时候，我们的比利时平板马车失了控，撞上了一个废料堆。这场事故之后，由于马车已经报废，我们只能靠11号公路徒步继续前进。

战场上开不得半点玩笑，深切意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行动起来，远远要比和平时期的演习更加小心。小心翼翼的我们隐藏在路旁的沟渠里行进，避开了路上的村镇。这条路蜿蜒着穿过麦田，通往据报几天前已经被小股敌人占领的巴朗西。当我们到达巴朗西的时候，却发现那里早已空无一人。于是，我们继续避开公路，穿过麦田，跨过边境，到达了南部边界的米松树林，然后又向戈尔西前进。基恩陆军中尉率领的另一个侦察小组紧随着我们，当我们通过戈尔西时，他们抢占了一个山顶为我们提供掩护。

在戈尔西通往高斯的公路上，我们发现敌军的步兵和骑兵正在向戈尔西方向移动。为了谨慎起见，我们离开公路，隐蔽在路两侧茂密的农田里继续前进，最终到达了位于高斯西面500码（1码≈0.91米）的一片林地。我用望远镜观察了地形，并没有发现敌军。当我们穿过一片开阔地靠近高斯的时候，碰到了

一位默默干活儿的老妇人，她用德语告诉我们：“法军在一个小时之前已经离开高斯开往隆维，高斯现在没有部队驻防。”这位老妇人说的话可信吗？

我们穿过麦田和牧场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，手指紧扣着扳机进入高斯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两侧房屋的门和窗户，提防遭到伏击。然而，居民们却显得很友善，证实老妇人所言不虚。他们为我们拿来食物和饮料，不过我们依旧保持着警惕，在开怀享用之前让他们先品尝了这些东西。为尽快将情况汇报给上级，我征用了6辆自行车，并开具了征用凭据。利用新的交通工具，我们向隆维方向骑行了1英里（1英里≈1.61公里）。隆维周边的敌军阵地已经遭受过大规模的炮击，远处也没有他们的动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侦察组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大家排着严整的战斗队形，保持着相当大的单兵间距，穿过戈尔西向巴朗西行进，随时准备开枪射击。到达巴朗西之后，我一直走在队伍前头，以便尽快回去报告情况。

在梅勒蒂日的大街上，我遇到了 HAS 团长，并向他作了侦察报告。完成任务之后又累又饿，只想跑回营房倒头休息几个小时。不过很倒霉，部队已经在营房前面整装待发。勤务兵汉勒的手脚一如既往地利落，早已将我的东西打包整理好，并为我的坐骑配好了马鞍。在出发之前，我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弄点东西吃。

不久之后，我们团行军到了圣莱热（St. Léger）东南0.75英里的一个小山丘上。当时的天空很阴沉，步枪射击的声音，还有炮声偶尔从南方传来。我们由此知道第1营部署在维朗库尔（Villancourt）一线的前哨部队已经在下午和敌人接上火了。

入夜时分，我们团的第2营和第3营在圣莱热以南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宿营。警戒部队被安排在距离他们大约0.75英里远的地方。当我正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的时候，偏巧来了个电话，命令我到距离我们排帐篷50码远的团部指挥所报到。报到之后，HAS 上校询问我是否愿意穿过树林，到维朗库尔的1营去一趟，具体的任务是沿最短的路线到达第1营，并传达团部的命令，要求他们后

撤到312高地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奉命担任第1营的向导。

于是，我就带着戈兹下士和两名来自第7连的士兵上路了。凭借指南针辨位，我们在黑暗中穿过了312高地南面的牧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听到了来自我们右侧的自己哨兵询问口令的声音，以及零星的枪声。虽然我们不时停下谛听周围的动静，但还是很快爬上了一个林木茂盛而且陡峭的山坡。经过艰苦的攀爬和摸索，我们最终到达了维朗库尔西面的小山头。

站在山头，向东南方向眺望，我们可以看到隆维遭遇炮轰过后所引发的熊熊火光。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由维朗库尔山头下行，我们突然听到哨兵在近旁大声呵斥：“站住！口令？”这究竟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呢？我们搞不清楚，因为大家知道法国人经常用德语问口令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所有人都迅速趴在了地上。

至于口令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于是，我只好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军衔，所幸马上被认了出来，这些布置在树林边缘的哨兵恰好是来自第1营的。

在离维朗库尔不远，镇子南面400码的地方，我们找到了第1营的部队。他们正驻扎在米西拉维尔（Mussy-la-Ville）公路边休息，几个连队靠得很近。

我向营长考夫曼少校传达了团部的命令，不过命令不可能被执行，因为第1营此时依然配属隆格旅，必须听从他们的调遣。我被带到隆格将军位于维朗库尔西南半英里处山头的指挥所。隆格将军命令我回复团部，在他们旅其他部队尚未赶到维朗库尔之前，他不可能让第1营作备用部队。没有完成任务又疲惫不堪的我们，沮丧地往回向312高地走去。

我们回到团部时已经过了午夜。我叫醒了团部副官福特斯上尉，并作了汇报。哈斯上校也听到了我的话，显然不是很高兴，随即命令我前往位于圣莱热的第43旅，直接向旅长毛瑟将军报告隆格将军不肯放弃对第124团第1营的指挥。我当时真想向哈斯上校报告说这个任务超过了我的能力，因为我已经在外头跑了18个小时，不管骑马还是步行，我都无法胜任。可我并没有这样做，虽然这个任务很艰巨，可又必须完成。

我摸索着找到连长的预备坐骑，抓紧缰绳向着北方疾驰而去，最终在离圣莱热东南不远的一个山头上，找到了毛瑟将军的营帐。他听了我的报告也很不高兴，命令我先回团部传达命令，然后再去维朗库尔转告隆格将军，第124团第1营必须在破晓前归团里指挥。

我在黑夜里，上山下坡，穿越树林，强撑着走了大约8公里，再次来到维朗库尔完成了我的使命。当我回到312高地时，已是破晓时分。所有部队都已准备就绪，早餐已经用完，野战厨房早已向前开拔。好在我的勤务兵汉勒帮我用他的水壶灌了满满一壶咖啡。天色大亮的时候，我们被浓重的大雾笼罩。就在这时，团部的作战命令也下来了。

战场观察

面对敌人时，侦察部队的指挥官应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。每一个错误都意味着伤亡，也许还会让自己的部下付出生命代价。在行进过程中，必须格外谨慎和小心，善于利用所有可能的掩护。行进时，应避开大路，反复使用望远镜观察地形，并将队形拉开适当的纵深。穿过开阔地之前，必须部署火力掩护。进入村庄时，必须将部队分散在街道的左右两侧行进，不能走路的中间，并且保持警惕，随时作好开火的准备。要注意及时汇报侦察结果，拖延将会降低情报的价值。

和平时期应注意军事地形学方面的学习，强化按方位角行进的技巧，掌握夜间使用夜光指南针保持方向感的能力，并有意将部队拉到复杂地形及茂密丛林中反复训练。

除此之外，战争也是对士兵体力与意志最严峻的检验。基于这个原因，在平时训练当中，就应该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你的部下。

第四节 布莱德战役

大约在凌晨5点，第2营开始向布莱德（Bleid）东北方1.5英里的325高地开拔。浓雾笼罩着满是露水的地面，目视距离被限制在区区50码之内。营长巴德少校派我到前面探路。这时的我快要坚持不住了，因为过去24小时内我的屁股几乎就没离开过马鞍。乡间道路的两边到处都是篱笆和充当篱笆的树丛，方向很难辨别。还好，在地图和指南针的帮助下，我最终找到了325高地。全营都被拉上了高地，并在东北面的斜坡上完成部署。

随即我们部署在324高地南面和西面斜坡上的先头部队就和敌人在雾中遭遇了，好几个方向都传来了短暂的射击声。

偶尔会有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飞过，那声音所带来的感觉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我们这边的一名军官骑马往敌人那边冲了不到100米就遭到近距离枪击，以牙还牙，我们的步兵也冲上去抓住了一个穿红裤子的法国人，并将他俘虏了。

后来，我们听到我军指挥官在左后侧下达命令：“一半向左，前进，注意拉开间距！”

这之后，一条散兵线突然在大雾中出现，构成了第1营的右翼。与此同时，连长命令我展开我的排，与第1营右翼相互呼应，向布莱德的东南方向推进。

我随即掉转马头跑向汉勒，用我的手枪换了他已经上好刺刀的步枪，然后命令全排展开。我们拉开散兵线，穿过325高地南坡上的马铃薯田和菜园，向布莱德方向前进。大雾笼罩着地面，能见度依旧只有50至80码。

突然，一排子弹从近距离向我们扫射过来。我们扑倒在地，隐蔽在马铃薯田里，听着子弹从我们头顶高处飞过。我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地形，并没有发现敌人，但可以肯定，敌人就在附近。我率领全排朝他们冲了过去。可惜在我们看到他们之前，法国人就已经跑了，只在菜园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我们继

续向布莱德方向挺进，由于行动过于迅速，我们和第1营的右翼失去了联系。

这之后，又有几排子弹从大雾中向我们射来。可是每次当我们发起反击的时候，敌人就迅速撤退了。我们继续前进了800米，没碰到什么麻烦。忽然，一道高耸的篱笆在我们右后侧从浓雾中显露出来，我们看见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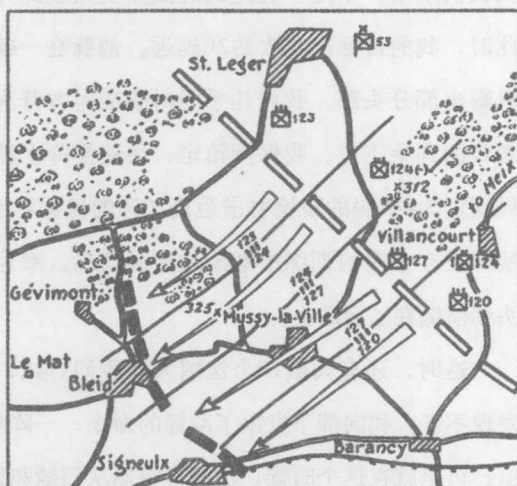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: 在布莱德的战斗

座农场的轮廓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分辨出了位于左侧的一丛灌木。我们一直追踪的那股敌人的脚印转向左边上了斜坡。难道布莱德就在我们前面吗？我命令全排隐蔽在篱笆下，派出一个侦察小组，全副武装去和我们左侧的友邻部队联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排尚无损失。

安顿好全排之后，我和欧斯特塔格中士以及两名侦察兵继续向前，搜索前方的农场。我们到达了农场建筑物的东边，发现有一条狭窄的土路通向左下方的公路。在公路边上，我们还可以从浓雾中辨认出另外一组农场建筑。毫无疑问，我们是在布莱德的米西拉维尔一侧。我们小心地接近公路。接近公路之后，我仔细查看了那组农场建筑的拐角处。在那儿，也就是离我右侧大约20步的距离，有15至20名法国人正站在公路中间，喝着咖啡聊天。他们的步枪很随意地拿在手上，一副散散漫漫的模样，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。

我敏捷地撤回到建筑物后面。这时的我是否要把部队拉上来呢？不！有我们4个人就够应付得了。我很快向部下说明了我的意图，我们就打开保险，从建筑物后面跳出来，站直身子，向附近的敌人开火。一些敌军马上被打死或打伤，但大部分人跳到台阶、花园矮墙，以及木头堆的后面寻找掩护，并